

Art

新 艺 术

A

New

History

的

故

事

[英] 保罗·约翰逊 / 著

(Paul Johnson)

黄中宪 / 译

II

中信出版集团

新艺术的故事

Art

A
New
History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艺术的故事:全三册/(英)约翰逊著;黄中宪
译.--北京:中信出版社,2019.1
书名原文:Art: A New History
ISBN 978-7-5086-6496-5

I. ①新… II. ①约… ②黄… III. ①艺术史-世界
—通俗读物 IV. ①J110.9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0749号

ART: A New History

Copyright © 2003 by Paul Johnson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本书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

新艺术的故事(全三册)

著者:[英]保罗·约翰逊

译者:黄中宪

出版发行: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承印者: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43 字数:785千字

版次:2019年1月第1版

印次: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京权图字:01-2013-3992

广告经营许可证: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号:ISBN 978-7-5086-6496-5

定价:238.00元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author@citicpub.com

导 论 了解艺术史 V

01 洞穴绘画和巨石建筑 001

02 古埃及艺术及其风格的起源 018

03 古近东地区的宫殿艺术 044

04 古希腊艺术：理想主义与写实主义 068

05 古罗马艺术：混凝土造就的艺术 124

06 一神信仰之下的长方形会堂、清真寺、坟墓 165

07 黑暗时代北方民族的创新活力 214

08 大教堂艺术的极致 254

- 09** 基督教影响下个人创意的兴起 305
- 10** 希腊罗马文明的再发现与转变 343
- 11** 雕塑艺术的极致 389
- 12** 意大利的画坛巨匠 423
- 13** 罗马的艺术巅峰及其混乱的余波 469
- 14** 17 世纪的新写实主义 533
- 15** 第一批伟大的风景画 559
- 16** 西班牙艺术的黄金世纪 587
- 17** 荷兰艺术臻于“专业艺术的完美之境” 625
- 18** 城镇、府邸、教堂、庭院 677
- 19** 18 世纪艺术的光华与奥秘 712
- 20** 古典复兴和宗教复兴 790
- 21** 印度、中国、日本及其艺术和东风西渐 823

- 22** 向全球扩散的水彩画 869
- 23** 浪漫主义艺术与历史 921
- 24** 描绘美国山水与奇观的画作 967
- 25** 俄国艺术的迟缓到来与荣耀 1010
- 26** 19 世纪艺术的内在冲突 1031
- 27** 工业世界下的艺术与现实 1085
- 28** 摩天大楼、新艺术、装饰艺术 1117
- 29** 时尚艺术的开始 1164
- 30** 原始艺术的复苏 1220
- 31** 意识形态艺术的法则及其肆虐 1244
- 32** 21 世纪艺术的危机与转机 1275
- 附 录** 图片鸣谢 1342

14

17 世纪的 新写实主义

本名米开朗琪罗·梅里西（Michelangelo Merisi）的卡拉瓦乔（Caravaggio，1571—1610 年），完成了绘画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之一。

他所承继的时代，是米开朗琪罗的古典写实主义仍被奉为正统（特别是在人体刻画上）的时代，也是完全不按实物作画的那些米开朗琪罗的追随者，以怪诞的画风扭曲大众写实观的时代。他完全摒弃这两种风格，而用此前无人能及的强烈写实的风格作画。他的冲击既直接，又深刻且久远，17 世纪前半叶的所有的伟大画家都受到他的影响。而这些伟大的画家各以其天才，赋予新写实主义多样的风貌，从而缔造出欧洲艺术最璀璨的黄金时代。

卡拉瓦乔的名字源于与梅里西家族同祖籍的斯福尔扎家族，但他很可能生于米兰。与阿尔卑斯山北方地区的艺术家有往来的意大利北部画家，笔下总带着一些写实成分，卡拉瓦乔自然也继承了这种风格。

但他没有前辈的指引，唯一可能影响他走上作画这条路的人，是生于布雷西亚（Brescia）的杰出肖像画画家乔凡尼·巴提斯

塔·莫罗尼（Giovanni Battista Moroni，约1525—1578年）。莫罗尼洞察敏锐、突显人物性格的作品，如《受伤的骑士与他的比武用头盔》（*Il Cavaliere dal Piede Ferito*）、《裁缝》（*The Tailor*）和《律师》（*The Lawyer*）等，都是伦敦国家画廊的重要馆藏品。

但基本上，卡拉瓦乔是独辟蹊径的。他是反律法主义者，摒弃生活上和艺术上的所有规范。漠视规范的强烈个性，导致他的生活一团混乱。最后，他以悲剧收场，但这也使他成为极富于原创力的艺术家。他打破了既有的秩序，建立了新的秩序。

卡拉瓦乔的一生是非不断。1592年，他因为“某些纷争”和伤害官警而逃离米兰。他逃到罗马，且大部分时间待在当地。然后于1606年，他又因故不得不逃亡。在罗马期间，他在画坛上的声名日盛，收入也水涨船高，但仍摆脱不了刑事官司。仅在1600年至1606年，他出庭应讯的次数就多达11次。他被指控的罪名有很多种，其中的大部分与暴力行为有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虽以同性恋闻名于身后，生前不断和警方交手，起冲突，却从未被控当时属于死刑的鸡奸罪，只是曾以杀人罪被起诉。

1606年5月29日，他与一位叫汤马索尼（Tommasoni）的人因打网球起争执，他大打出手，最后打死对方。为免遭处死，他不得不再度逃亡。他先逃到那不勒斯，再逃到马耳他岛。在该岛，他受到热情的款待，并获颁圣约翰骑士（Knight of St John）的头衔。

但后来，他与一位高阶骑士起了“很欠缺考虑的争执”，这使他不得不再度出逃。他浪迹西西里岛，然后又回到那不勒斯。但这次他无处可躲，因为以残酷无情而著称的马耳他骑士四处追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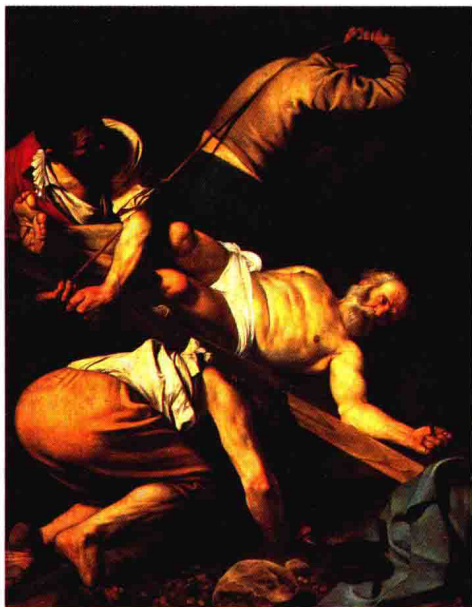
他。卡拉瓦乔打算回罗马寻求宽宥和保护，但他在中途的埃科列港（Porto Ercole）去世。死时，他年仅 39 岁，死因显然是热病。

值得特别注意的是，虽然过着四处逃亡、绝望无助的生活，卡拉瓦乔这位艺术家却总是能抽出时间来作画，而且往往是在没有适当工作室的情况下作画。当时的人，甚至包括推崇他的人，都称他是“古怪”的人，认为他“脑筋古怪至极”“想法异于常人”等。他 6 岁丧父，18 岁丧母，这或许是他不满于外在世界的原因。从他的画作中可以看出，他是宗教信仰至为虔诚之人。他谦卑而又充满忏悔，狂热献身于艺术创作。

他的基本理念一直非常明确，但他不断改变、改进自己的技法。他信仰绝对的写实，也总是按照实物来作画。如果有需要，他甚至从街头找来穷人当模特儿。他偏爱在画布上作画，而讨厌在木板上作画。因为他能自行为画布涂上底料，裁切出自己所需的大小。在他的现存画作中只有两幅是木版画。分析显示，他曾尝试用多种油彩做颜料，以获得他想要的平滑、光泽、透明、明暗等效果。

这位伟大的写实画家，以画花果发迹。在这些画中，花果的布光方式多样，有些是纯粹的静物写生，有些则搭配街头的男童，例如，《生病的小巴克斯》（*Sick Little Bacchus*，现藏于乌飞齐美术馆）、《带着一篮水果的男童》（*Boy with a Basket of Fruit*，现藏于罗马博盖塞画廊），以及《被蜥蜴咬伤的男童》（*Boy Bitten by a Lizard*，现藏于佛罗伦萨隆吉基金会，他还另外复制了一幅，现藏于伦敦国家画廊）等所展示的。

和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，卡拉瓦乔喜欢按照实物作画。他



《圣彼得受钉刑》(*Crucifixion of St Peter*, 1600—1601 年), 使观者仿佛亲身经历恐怖的场景。卡拉瓦乔从街头找人来当模特儿, 并将他们直接画在画布上, 以营造出超级写实的作品。

是否尝试过纯粹的风景画, 这没有第一手的证据可以证明, 但他画叶子、水果、花卉等的细腻逼真的程度, 是史上无人能匹敌的, 《水果篮》(*Basket of Fruit*, 现藏于米兰安布洛西亚纳画廊) 和前述的《带着一篮水果的男童》就是其中的明证。

引人入胜的《逃入埃及途中的休息》(*Rest on the Flight into Egypt*, 1594—1594 年) 和《忏悔的抹大拉的马利亚》(*Penitent Magdalene*, 现皆藏于罗马多立克庞费利画廊) 是他的早期杰作。在这两幅作品中, 他以自己当时的情人, 即金红头发、年轻貌美的女子, 作为圣母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模特儿。而在《逃入埃及途中的休息》这幅画中, 他很有可能是在户外画她, 因为其肌肤上的光线极为细腻自然。但一般来讲, 他都是在画室里精心安排, 以获得想要的光线效果。



卡拉瓦乔的早期作品《逃入埃及途中的休息》，显示了他在饱受俗事困扰之前的精妙美感。

为求写实，他喜欢以强烈的侧光或头顶光打在被画者的身上，使其突出于周围的黑暗，并极尽可能地逼近观者。在某些画作，如《鲁特琴手》（*The Lute-player*，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）等中，这点再明显不过。

这是卡拉瓦乔为枢机主教德尔·蒙特（Cardinal del Monte）所画的几幅描绘英俊少年的画作之一。蒙特为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，他年老时弃女色转而喜爱青少年。此画中的少年是来自梵蒂冈宫圣乐团的阉人歌手^①。他的肤色与前景处音乐总谱的颜色形成对比，

① 阉人歌手是为保住女音而在幼年时实行阉割手术的歌手。——译者注

而为了正确呈现此肤色，卡拉瓦乔让光线从正面和画面的左侧打向少年。

但在画写实的风俗场景时，他则习惯在画室里搭布景，并精心安排光线，如天然和人工光线等。例如，《纸牌老千》（*The Cardsharps*，现藏于美国沃思堡金博尔艺术馆）、《吉卜赛算命师》（*The Gypsy Fortune-teller*，现藏于罗马卡匹托尔山博物馆），以及《年轻人音乐会》（*The Concert of Youths*，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）等所展示的。

这种艺术手法前所未见，且对后世的影响极大。有些现代作家因此评论说，卡拉瓦乔如果生在 20 世纪或 21 世纪，那他大概会成为摄影师或电影制片人。但这纯粹是无稽之谈。卡拉瓦乔显然很喜欢，画笔在稍带弹性的表面画过的触感和线条（他的作品画面通常先以灰色颜料涂抹处理过），以及运用画笔在混沌的画布上，将真实世界于黑暗中突显出来的那种创意快感。

他没有素描传世。很可能，他就没有画过素描。他站在画布前，对着真人模特儿，直接提笔作画。他还喜欢上色所带来的某种感官乐趣，这种感官之乐来自上色不必忠于实物，却与他通过壮观照明所营造出的光线效果和谐相应的自由和满足。

“壮观”一词在此并无不当，因为卡拉瓦乔虽追求完全写实，却也希望营造戏剧性的效果。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立刻令当时和此后的教会、收藏家、同辈画家和大众皆感兴趣，原因就在这里。他所描绘的戏剧性时刻，不管是玩纸牌诈赌，还是奇迹发生的那一瞬间，都能让观者身临其境，就像可以走入其画中一样。教会认识到他生动描绘的宗教画极受大众的喜爱，于是买下他的过半

的作品。

但卡拉瓦乔的写实，有时也让教会不舒服。教会拒收了至少五件委托他绘制的作品，或要求他重画。原因是（诚如一位枢机主教所说的）他“跨越了圣俗之间的界线”。

他的《圣母之死》（*The Death of the Virgin*，现藏于罗浮宫），令人油然生起哀伤与怜悯之情。此画中的圣母为老妇状，且已是冰冷的尸体。圣母是按照在台伯河上发现的妓女尸体画成的。他前后画的两幅《以马忤斯的晚餐》（*The Supper at Emmaus*，分别藏于伦敦国家画廊和米兰布雷拉画廊），各以不同的方法探索真实，但画中呈现的都是凡人，而非圣徒。

在他的《戴上荆棘冠冕》（*The Crowning with Thorns*，现藏于勃拉多美术馆）中的基督痛苦至极。在他的《圣马太与天使》（*St Matthew and the Angel*，原藏于恺撒-弗里德里克博物馆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毁于战火）画中的福音传播者显得太愚蠢，而指点他该做什么的天使则太过甜美。他的现藏于罗马巴贝里尼府邸（Palazzo Barberini）的《犹滴割下荷罗斐的人头》（*Judith Beheading Holofernes*），则极尽血腥骇人之能事。

即使是在他的最温馨的作品，如位于罗马圣奥古斯丁教堂（*St Augustine*），描绘圣母以虔敬感谢之心接受两位老农民祈祷的《洛雷托圣母》（*The Madonna of Loreto*）等中，农民脚底也是污秽不堪的。反宗教改革运动大体上肯定这种新的写实风格，认为它正是此运动所需要的。平民百姓也喜欢，因为它让他们成为戏剧性场景的一部分。但有时候，枢机主教和主教又惊恐于卡拉瓦乔的所作所为，因为那些作品太过于写实。

另外，卡拉瓦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阐述基督教的故事，使其情景逼真，如在眼前。在罗马人民圣母堂（Santa Maria del Popolo）某家族礼拜堂里，有他的两幅大型布面油画（大概得违反此教堂的规定才能看得真切）。在其中一幅画中，圣保罗在大马士革跌下马，观者感觉圣保罗好像就要撞到自己的下半身，而自己的身体像是要被发狂的马踢到一样，危险万分。在另一幅画里，将圣彼得从头到脚钉上十字架的众人，非常逼近观者，让观者不由得想出手阻止他们。

现藏于梵蒂冈宫的《埋葬基督》（*The Entombment*）大概是卡拉瓦乔最受欢迎的布面油画，其中大开的墓穴让观者不由得想向里探看。他的位于罗马圣路易基教堂（St Luigi）里的《召唤马太》（*The Calling of St Matthew*），在光线描绘和叙事戏剧性上都是上乘之作，同样让观者感到身临其境。与它成对的《圣马太殉教》（*The Martyrdom of St Matthew*），则让观者震惊于受害者的惨状，甚至感觉自己也是共犯而心生愧疚。

实际上，卡拉瓦乔所做的，就是打破画中场景与观者之间的空间隔阂。他有计划、有步骤地朝这个方向走，在艺术史上，这是前所未见的创举。他的画作就像一扇扇窗户一样，让我们得以直接探看当时的生活，不管是宗教生活，还是日常生活。甚至，它们还不仅是窗户，还是事件发生的房间、马槽、坟墓或狱所等，这让每个观者都感觉身在其中。今日的我们，对真实的理解和感受已受电视、电影的戕害而钝化、扭曲。尽管如此，亲临现场欣赏他的大型油画时，我们仍能深刻地感受到如在画中。

对于从未见过如此逼真的作品的17世纪人而言，在平面空间

里，目睹这些圣人的事迹重现于眼前的那种心理冲击，想必也是极其巨大的。艺术家感到特别吃惊，或许用震惊来形容更为贴切，但他们也大受刺激和启发，开始思索这人到底是如何营造出如此的效果的。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易事，因为卡拉瓦乔的作品在生前就已分散各地。

他的风格多变，在晚年的布面油画，如位于马耳他岛瓦列塔大教堂（Valletta Cathedral）的《斩下施洗者圣约翰的人头》（*Beheading of St John the Baptist*）以及《牧羊人来拜》（*Adoration of the Shepherds*，现藏于梅西纳博物馆）等中，他使用黑色空间作为构图上有力的角色，并使光亮区有时挤在画面上的一区，就像它要被黑色空间压过去一样。这些实验性的手法是自达·芬奇以来最重要的艺术事件，至少就艺术家本身来说是如此。此外，卡拉瓦乔虽然多灾多难，却总能想办法完成其手上的作品，并再以新的想法、新的实验着手下一件作品。

卡拉瓦乔的作品对其他艺术家的影响之深远，毋庸置疑。他死后几年，仿效其风格的艺术家之多，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其他所受到模仿的大师。卡拉瓦乔主义（Caravaggism）蔚然成风，横扫艺坛。20 世纪时，艺术史学家贝内狄克·尼可森（Benedict Nicolson）花了大半人生的时间，搜集 17 世纪初以卡拉瓦乔风格绘制的作品图片，结果汇成三大册。卡拉瓦乔对 17 世纪所有最伟大的艺术家，如鲁本斯、哈尔斯、伦勃朗、维米尔、委拉斯开兹、贝尼尼等，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

卡拉瓦乔困顿的一生，意味着他无法经营正规的工作室，也就无法广收弟子，传授绝学。不过，他有几名热情的支持者，其

中欧拉齐欧·贞提尔斯基（Orazio Gentileschi, 1563—1639 年）最值得探究。

他是佛罗伦萨的金匠之子，比卡拉瓦乔年长 8 岁。他在佛罗伦萨讲究精细“构图”的传统下长大，16 世纪 70 年代末期前往罗马。他最初对于当时非常流行的，埃尔斯海默的铜版小油画感兴趣，并从中学习到如何完成精美作品。卡拉瓦乔的写实风格和戏剧性，更让他大为倾倒。他们两人成为喧闹作乐的好朋友，据文献记载，卡拉瓦乔还借给他一对鹅翅膀，以便他画天使。

在他的出色作品《圣克里斯托弗背幼儿基督过河》（*Saint Christopher Carrying the Christ Child Across the River*，现藏于柏林国家画廊）中，河流是主角，是被以高明的笔法绘成的，其光彩夺目类似珠宝的风格，显示他仍沿袭埃尔斯海默的做法。但此后，他集中刻画一两位人物，以卡拉瓦乔的做法将他们突显，以逼近观者，还以几近过度的用心，描绘各种表面，如裘、织物、头发、丝绸、皮肤、皮革等。

他的女儿阿特密西亚（Artemisia, 1593—1652 或 1653 年）也奉行卡拉瓦乔的写实风格，她的作品却远比父亲的富于原创性。她先后在罗马、佛罗伦萨、那不勒斯、热那亚、伦敦工作过，还打破了天才女艺术家只能画肖像的禁忌，悠游于各类绘画。

她个人也为艺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她的父亲雇请育英卓然有成的阿格斯提诺·塔西（Agostino Tassi）当她的老师，传授给她完整的绘画技艺。1611 年，塔西强暴了她。1612 年，形同二度伤害的公开审判举行，但塔西通过有力人士的运作，在被关押 8 个月之后获释，阿特密西亚也被嫁了出去。

这之后过了一年，她创作了个人最著名的作品《犹滴割下荷罗斐的人头》（*Judith Beheading Holofernes*，乌飞齐美术馆和那不勒斯国家画廊分别藏有不同的版本），一般认为，这是她受过强暴创伤后，发泄对男人的怨恨与报复之作。

事实上，她是在模仿 10 年前卡拉瓦乔描绘这一主题时的处理手法，且模仿得非常成功。比起卡拉瓦乔的同名作品，这件作品没那么大胆创新，但在某些方面更出色。阿特密西亚不是她的父亲那一类过度注重细节的画家，她也不像卡拉瓦乔那样让血自荷罗斐的颈部喷出，而是让血溅满整个床上。她像她的父亲一样，以美丽的少妇取代了又丑又老的女仆。于是，此画中出现了两名美丽的女子合力杀害一名凶恶的男子的场景。她营造出其父亲无法创造的戏剧场景和活动。可以说，在大场景的氛围掌握上，她与卡拉瓦乔无分轩輊。



阿特密西亚是卡拉瓦乔的众多弟子之一，这幅《犹滴割下荷罗斐的人头》，反映了这位曾被强暴的女艺术家的内心愤怒。